

第 一 部 分
緬 怀 篇

承英雄之浩气，建中华之伟业

——忆姜文光、姜文奎、姜文焕三烈士

张 文 碧

姜杰(姜文源)姜文光、姜文奎早在大革命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0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南汇泥城发动武装暴动，准备建立南汇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一师，姜氏兄弟此时即成为泥城暴动的组织者和骨干。泥城暴动后，姜氏兄弟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并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姜文焕于1931年7月由上海劳动大学毕业回乡，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传，以学校为阵地，掩护我地下党开展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姜氏兄弟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浦东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袭击日伪小股武装，除奸灭霸，威震浦东，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浦东人民群众抗敌的斗志。

1941年初，日本侵略者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分区进行“清乡”的战略方针。5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并调动大批日伪军，从水陆两路实行大面积的封锁，在公路、河道边和海塘上筑起了竹篱笆，重点地段架设电网和铁丝网，设立大量“检问所”，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一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皖南事变爆发不久，日军为控制东南沿海，又在浙江东部发动了宁绍

战役。半个月中，日军连陷绍兴、宁波、慈溪、余姚等城，占领了杭甬线两侧及杭州湾以南地区。我抗日游击武装面对十分严峻的斗争形势，在积极组织反“清乡”斗争的同时，根据新四军六师首长谭震林的指示，派遣姜文光率部挺进浙东侦察，准备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我听谭启龙说：“我于 1941 年 6 月接到由江苏省委转来的华中局电报，立即到无锡附近找谭震林，在寨门找到了谭震林。谭震林转告了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在浙东的沪杭甬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分析了战略形势后，谭震林说：‘浙东已沦为敌后，也出现了很大的空隙，这是开辟浙东的有利条件，我认为浙东有大发展的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区的必要。我党在浦东有两支灰色隐蔽的武装，一支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另一支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的一部分武装。这些部队归我党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领导。路南特委由顾德欢任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现将这些关系全部移交给你。你有两个任务：（1）以浦东为跳板，向南发展，扩大武装，开辟浙东根据地；（2）日伪军在浦东‘清乡’时，浦东武装可以向南转移，以便保存和壮大力量。我已派遣姜文光、朱人侠等带领 50 多人的武装先遣队于 1941 年 5 月 10 日渡过杭州湾南下，在浙东三北（余姚、镇海、慈溪三县北部总称）站住了脚。据姜文光汇报，三北敌后敌人实力空虚，我党可以在那里开展武装斗争，并有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可能。’姜文光、朱人侠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与薛天白、顾小汀、宋清云、郭青白等国民党军政官员谈判，取得了淞沪游击队独立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作为灰色掩护。”于是谭启龙决定派蔡群帆、林有璋率淞沪五支四大队 130 多人第二批去三北地区。1941 年 6 月 15 日夜，部队南渡杭州湾，于 16 日夜在余姚相公殿北滩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部接应登陆。从此，浙东抗日武装逐渐壮大。

两支部队汇合后，在相公殿连续两次伏击日伪军，打响了三北抗击日军的第一枪。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受到浙东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同年 7 月间，我们派遣淞沪五支队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中队及姚镜人、陆阳等组建的名为“守望队”的地方武装 100 多人渡海南下（姜文焕也随队南下）充实到宗德三大队路南特委姜杰（当时任特委副书记）吕炳奎也南下浙东。9 月朱人俊从伪五十团中抽出部分武装，以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名义也拉到浙东三北西部。至此，我党领导的浦东部队分 7 批去了浙东 共有 900 多人。

部队到达浙东后，当地党组织见部队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及其他杂牌军明显不同。特别是相公殿打响三北抗日第一枪后，当地党组织派遣党员和部分干部参军了解真实情况，经数月观察，确知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后才正式发生了横的关系。地方党组织随即发动党员和群众踊跃参加我们的队伍，部队发展得更快。

1942 年 6 月，谭启龙和连柏生由张席珍带领淞沪“五支”一大队 60 多人护送，从浦东南汇乘海船去了浙东，在古窑浦登陆。我亦从新四军一师调往浙东。7 月浙东区党委成立不久建立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浙东形成了统一领导，完成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阶段。此后，党在浙东建立起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伪、顽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敌后斗争的环境十分险恶，斗争也相当严峻。在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姜氏兄弟中的姜文光、姜文奎、姜文焕 3 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过早地血洒浙东大地，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1 年 10 月 22 日，姜文光率部在横河镇附近伏击日军，由

于日军得到汉奸密报改变计划，遂使我们伏击落空，部队拟到镇上搞抗日宣传，却受到日军袭击。为掩护部队撤退，姜文光、姜文焕和战友们顽强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姜文光、姜文焕、姚镜人等 29 名中华健儿英勇牺牲。

1943 年 10 月，姜文奎受党的指派开辟海北、浦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他带领几位同志夜宿三北财经委员会西区分会驻地临山华家岭，被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押送五夫镇审讯时，他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后被敌人杀害于五夫镇南大旗山下。

浙东区党委成立以后，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后改称为淞沪地委），姜杰任浦东地委书记和浦东支队政委，并与朱亚民一起领导了浦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抗战胜利后，姜杰将地方党组织工作移交后随部队北撤，1949 年 4 月又渡江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工作，任沪中区党委委员、老闸区区长兼老闸区政协主席，继续从事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事业。

50 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实施，当年烈士们洒热血的战场已成为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先烈们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成果，我们应该格外珍惜。革命先辈们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我们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振奋精神，艰苦创业，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使我们的祖国以东方巨人的雄姿跨入 21 世纪。

慈镇第一次组织抗日游击队

——纪念李平、沈邦祺、沈一飞、邱焕高烈士

戚 铭 渠

镇海沦陷前，我们党在龙山所（现属慈溪县）东门外思敬小学中有一个龙山支部。校中教师贾德裕、乐溪影、方宗岳和我都是共产党员。贾德裕是镇海县工委委员、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公开身份是校长），另一名支部委员因调动工作离开，未补上。在支部领导下，全镇有 10 多名党员。

1941 年 4 月 19 日镇海沦陷后，贾德裕就调走了，支部工作由我负责。接着镇海县工委介绍李平、沈邦祺、沈一飞（女）、林勃、余也萍（女）5 同志来思敬小学。他们都是镇海民众教育馆流动施教团成员，在龙山区山南几个乡镇流动施教。沈邦祺是团长，李平是施教团党支部书记。我招待他们吃了中饭后，李平要沈邦祺先回慈北沈师桥（沈的家乡）去看看情况，沈邦祺就走了。我把留下的 4 位同志分别安排在周围群众家里住下。

当天晚上起，李平、林勃和我多次商量成立游击队的事。我们决定独立自主，以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出现，不用国民党的任何公开合法名义，部队名称要定得大些，叫“浙东抗日游击大队”，不局限在某县某区，以便于到处流动，也使敌人摸不着底细。接着摆地区情况，我说龙山镇有枪可以收缴，有知识青年、农民可以发动，可以先在龙山打出旗号。李平意见是等沈邦祺回来再说。后来沈邦祺回来了，说沈师桥组织游击队条件很好，有知识青年可以发

动海地十分宽广海地上都是高粱、苞米、棉花，青纱帐起到处可以活动。海地里的农民与我们有关系，吃、住没有问题。龙山镇地形狭窄，山海逼近，又是大路口，没有回旋余地。组织游击队就要到沈师桥去。李平听了沈邦祺的汇报，自己又实地去看了一次，就决定到沈师桥海地去建立游击队。沈一飞、林勃、余也萍等同志也搬到沈师桥一带去了。因为李平是上级派来的，他已作了决定，我就照这样办。今年我在镇海看到原宁属特委书记陈明华提供的材料，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决定要李平到慈北去建立游击队，而要我仍在镇北龙山一带隐蔽坚持。李平是贯彻上级的决定，但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决定。我当时弄不清楚镇海县的党组织到慈溪县去活动是怎么回事？双方是个什么关系？

活动地区既然定下，接着就要动手缴枪。大资本家虞洽卿老家在龙山山下，他家有个保卫团，枪多质好，弹药充足，是缴枪的目标。1940年时，我们“思敬”支部已发展保卫团班长邱焕高为共产党员，虞天石当即把邱找来，布置他做内应。因为沦陷后日本鬼子已来龙山“扫荡”过一次，虞洽卿家保卫团的大多数枪支已经藏在旁边花园里空的坟穴中，要用时就可取出来，外面只留有几支驳壳枪，团丁也疏散了一部分，中队长和邱焕高及少数团丁还留着。去缴枪的日子决定后，邱焕高对中队长讲：“今天夜里由我来值班，你去队部睡觉，有事情我会来报告。”又把其他团丁也打发开去。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由李平、沈邦祺等同志从沈师桥分三路带来的农民、知识青年，大家都化装成小贩模样。到保卫团外围分头隐蔽好。我与天石亲去看一遍。然后由龙山支部派3名党员领路。天黑人静之后，到达保卫团门口。邱焕高已把包括中队长在内的驳壳枪都偷出，把中队长反锁在寝室中。发出联络暗号后，邱焕高立即把花园的门锁打开，大家把藏在空坟穴里的枪支弹药全部起出搬走。邱焕高也随队撤走。为了防止虞家对住在本地的邱焕高的家属为

难，我们要邱焕高在保卫团内墙上贴了事先写好的一张启事，大意是我缴枪是打鬼子去的，不会去做坏事，你们放心。不要为难我的父母兄弟，如果对我的父母兄弟为难，我将对你们不客气。

这一夜顺利地缴到了一批枪、弹。虞天石和我都没有随缴枪的队伍到慈北去。我们看到一切都顺利后，当夜分别跑到两位地方绅士家里去聊天，吃半夜餐，以掩护我们的行动。因为在龙山镇还有我们党员和群众，有工作要做，在这件事情上尽量不要暴露面目，否则工作就困难。我们想等李平来通知后再作行动安排。

第二天早上，保卫团的中队长一起来，一切都明白了，连忙报告虞洽卿家的总管，他们震动很大，整个龙山镇也引起轰动。他们首先查问我和虞天石行动，调查的结果，找不到怀疑我们的证据。后来虞天石来看我，我们相互笑了一笑，作为庆贺。我们以为枪支弹药已顺利地到了慈北。后来知道那一夜他们缴枪回去时，沿着海塘走去，半途迷了路，天快亮了，只好把步枪沉在河里，把子弹和驳壳枪带走，人都回到沈师桥一带去了。第二夜又派人来河底捞枪，李平、沈邦祺、邱焕高都没有来。回去时候，他们认为昨天夜里走海塘迷了路，改走大路，经掌起桥到沈师桥去。那一夜月色明亮，他们背着、挑着空枪，没有带一粒子弹，又无人带队和指挥，前面又没有派出尖兵，非常麻痹大意，一到掌起桥上街头，就碰到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他们乘夜间出来搜粮刮钱的），来背枪的人除了一个跑掉外，其余全部被俘，枪都被缴去。

过了几天，早上三四点钟时，虞天石急急来敲我住处的门，说慈北已出了大事故，邱焕高已逃回来，现在在他家里，我立即起床跟他同去。到天石家的楼上，邱在床上躺着，头上用布包着，脸色苍白，脸上还有血迹，不断发出呻吟声。我看伤口，头顶划了一条约两公分宽、十来公分长的大缝，伤势严重，血还没有止。邱说他与李平住在沈师桥海地草舍中，被慈溪国民兵团包围捕去，诬陷他们是

“土匪”两人被打得很凶，李平的眼睛也被打坏了。他们作了申辩，说为了成立抗日游击队，决不是什么“土匪”，当然没有用，其他什么也没有供出来。一天的黄昏与其他几个人（是什么人，他不知道）一起被绑到五洞闸海塘边去枪毙，临刑前李平还领头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枪毙后把他们推下海塘去。其余的人都死了，邱焕高当场被打昏，子弹从头皮上划过去，血流满面，但未伤头盖骨，敌人以为他死了。夜里潮涨，海水把他浸醒，他尽力把手上反缚的绳子在海塘石上磨断，爬上海塘，向镇北龙山方向逃。他忽然看到枪毙他们的地方有电筒光，还有人声说：“怎么少了一个？”他知道是国民兵团派人来查看，就加快步子逃，游过两条河，脱下衣服，洗净血迹，包好伤口，连夜逃到天石家里。天石与虞洽卿同住一村中，相距很近，幸亏没有人撞见。我问了沈邦祺、沈一飞怎么样，他说不知道。邱与二沈没有被介绍见过面，也不知道二沈的住址。李、邱被枪毙时，二沈不在内的。

这时我们晓得情况严重了，组织游击队失败了，当前是不要再把其余的同志暴露的问题。我与虞天石分工，我当天要乐溪影带我到镇北慈北交界的西蔡找林勃和余也萍去了解情况，虞天石设法解决邱焕高的转地治疗问题。原来李平要林、余在西蔡设一联络站，以解决慈北与镇北的联络问题，但实际上李没有与联络站通过消息。我到西蔡时，林、余还不知道李平他们已出事。问起二沈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后来知道这时二沈也已出事故。我只能要林、余两同志立即撤销联络站，到镇海江南去把情况报告县工委书记陈志达。

沈一飞的被捕，据说她知道李平要被枪毙了，非常激动，大喊大叫，要想为李平辩白，加以营救，结果被慈溪国民兵团捉去。沈邦祺的被捕，是在沈师桥自己家里，突然有一只脚划船靠岸，船上的便衣队上来就把他捉去。他曾想越狱，最后没有成功。两人都受尽

酷刑，后来都先后被杀害。

关于几位同志被捕与牺牲的情况，由于隔着一个县，相距数十里，我们在镇北，与慈北党组织没有横的关系，在沈师桥也没有社会关系，当时无法弄清楚，后来我们建立游击根据地时，也因为斗争紧张，没有工夫去调查。所以具体事实不十分清楚。

邱焕高住在虞天石家里，我们认为非常不安全，万一被虞洽卿家里发现，会遭到很大麻烦。虞天石出去想办法，当夜雇了船向西送到庄黄去隐蔽，请济众医院医生俞士英每天秘密出诊治疗。俞很负责，把伤口处理得很干净，竟没有化脓。后来日子稍久，在庄黄也隐蔽不下去，我又通过老友郑芳华的关系，送邱到觉渡寺西边兜门滩新庵中去隐蔽，在当地找西医继续治疗。前后两个多月，伤口完全愈合，我们介绍他到五支队四大队侦察班工作。听说后来在余姚牺牲。

沦陷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军事经验，政治上警惕性不高，第一次组织游击队就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是深刻的。但烈士们一心为着抗日革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

忠诚 坚毅 勇敢 爽直

——纪念林有璋烈士

虞 天 石

有的人逝世几十年仍然活生生地活在人们眼前，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抹去。这样的人是纯真的。林有璋就是这样的人！

我和有璋相识于 1941 年 8 月间，那时他与蔡群帆率“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以下简称“五支四大”）自姚北到达镇北龙山区（现属慈溪市）当时是在灰色隐蔽方针下，所以用这个番号。在此之前，我们已听到这支部队自浦东渡海来浙东，并在姚北相公殿两次痛击日寇，打得敌人弃尸而逃。这是浙东沦陷后从没有过的，加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口碑相传，威望很高。他们的行动与国民党军队只扰民不抗日完全不同，引起我地下党的注意。我和戚铭渠两人奉中共宁属特委指示，以国民党镇海县龙山区署名义（我们两人均打入该区署），带着慰劳品前去慰问，实际上是去观察这个部队的真实面目。经过几次接触和向群众了解，又看到了教唱歌的歌词和上文化课的课本，最后认定这个部队正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自己的部队，即由特委书记王文祥亲自前去联系，确定彼此的关系，我和戚就成了宁属地方党和部队的秘密联系人，研究问题，通报消息，配合行动，扩大宣传。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计划联合对付“五支四大”，我们得到情报及时送到部队，使他们免遭暗算。往来多了，了解深了，关系就密切起来了。特别是我地方党曾几次组织抗日武装，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还牺牲了

几个同志 现在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倍觉亲切。后来我们正式成立中共慈镇县委 有璋亦调升了 率部活动范围更为扩大 但只要他与部队来到慈镇地区，我们就常常相聚一起，无话不说，逐渐对他形成了几个特别深刻而历久不忘的印象。

有璋对党的事业忠诚不渝，自律极严。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我曾听他说过，他在求学就业期间就喜爱爱国进步书刊和革命传记，因此倾向进步，对革命人士极为敬仰，曾冒险去探望一位被捕的革命志士，慢慢就成了小有大志，长而益坚的青年。卢沟桥事变后 他同仇敌忾 响应抗日救国号召 毅然离开待遇优厚的职业，回乡从事抗日活动，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入党后，他更是一切交给党，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斗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爱国进步书刊萌发和培植了他的抗日革命思想和意志，抗日革命实践使这种思想更坚定，这正是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共同轨道。特别是参加了党后使他的思想和意志迅速升华，奠定了他一生的光辉夺目的革命历程。抗日时期，他已年近 30 岁 好几个同志给他介绍对象，有的对方还是领导干部，人家愿意，他却连见也不见 总是说：“鬼子不灭不结婚。”他生活作风正派严肃 从不私分慰问品 把这也和党性联系起来。后来 日寇投降了 蒋介石却发动全面内战。对于婚姻问题，他仍抱着事业第一的态度，人家一提起 仍然回答 7 个字：“敌人不灭不结婚”。直到 33 岁牺牲。

有璋在全面抗战一开始就投身于组建抗日武装和进行抗日斗争。他完全明白，没有全民的武装斗争是打不败全副武装的敌人的 因此 他对地方武装的培植十分重视。1942 年他在群众（包括地方上层人士）一致要求下缴了一个由国民党政府警察队伍转化为土匪武装的枪械，并把缴获的武器全部交给由我党员戚铭渠为区长的国民党龙山区署，成立了龙山自卫队，后升级为慈镇县大队。有璋对这个地方武装不仅派去军事干部 还从武器装备上进行

支援并亲自命名为“顽强大队”，希望这个部队能顽强战斗。他说顽强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敌伪，保护人民。后来，这个部队不负所望在慈镇地区打出了威名，指战员都成了顽强的战士，使敌人轻易不敢离开“乌龟壳（碉堡）并且在日寇投降、我军北撤之后，又壮大了一个“小顽强”，继承老顽强的传统，坚持斗争直到配合大军解放全区。当然，这个“顽强大队”也陆续向主力输送了不少兵力。此外，他对地方部队干部的帮助也是很热情的。有璋平时总是平平和无毫无架子，容易使人接近，对于地方干部更是热情接待，诚恳得很。戚铭渠原是教师，不懂军事，从区长、县长兼任队长、大队长以后，“从战争学习战争”之外，不时请教军事干部。有一次有璋率部来慈镇，戚铭渠就去看他，并提出了许多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如路上与敌遭遇该如何应付？敌人突袭我宿营地如何转被动为主动？受强敌包围如何突围？等等。有璋根据自己的体验一一作了回答，使戚铭渠十分满意。回来对我说：“今天上了一堂军事课，得益非浅。”这样的事有好几次。后来戚也就成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有璋就是这样助人为乐，诲人不倦，深为同志们所敬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总政策，有了这个政策才能动员全民发动人民战争，置敌人于死地。对于这个大政策，有璋也是身体力行，粗看起来，他似乎有些大大咧咧，但对重大问题却是慎重对待，毫不马虎。他曾说，对党的统战工作的态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态度。1941年至1942年他和部队在镇北龙山区北部一带活动较多，和上层分子接触也较多，那些地方人士常找他谈事情，他也总是以礼相待，热情交谈，诚恳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处颇好。田央乡有个华姓老乡长是地方人士，受到有璋团结抗日和爱国主义正气教育的影响，第一个提出解除国民党警察土匪武装的要求，在公判大会上第一个发言要求枪决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在成立龙山区自卫队时除把乡里武装全部缴出外，还把

珍藏多年用以自卫的一支崭新外国造手枪送给有璋，以表示真诚的抗日友情。也是这个老乡长，当我民运同志集中开会受到伪军突袭，处境险恶时，他听到枪声，立即集中乡里猎枪、火药銃等，一齐朝枪响处放去。敌以为我增援部队来了，怕腹背受敌赶忙撤走。田央乡筋竹岙有个姓黄的老保长，粗通文墨，有些正义感，也有些风趣，说话常四字一句。当我们向他了解“五支四大”观感时，他随口说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团结友爱，国家有幸。”当说到林有璋时，他说道：“态度平易，性格豪爽，宽严相待，治军有方，是个将才。”说起与别的部队比较时，他含蓄地说：“不能相比，优劣成败，自会看见。”说完左手翘起大拇指，哈哈大笑。他对林大队长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好感，部队如到筋竹岙宿营，他都要亲自张罗，去看看林大队长，而且逢人便夸。后来国民党警察在日寇“扫荡”下垮了，头子卷款逃走，我们进入根据地建设，这个黄老保长也就成了积极分子。每当打了胜仗或有了升迁，当地地方人士特别是其中的中心人物朱祖燮就要请他去叙谈祝贺，后来朱也送独子参军了。当地群众则更把有璋当作亲人，嘻嘻哈哈，毫无拘束。他自己也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对统战工作，立场明确，态度鲜明，曾在一次内部会上发言批评了“卖国主义”和右倾倾向，言词尖锐，这亦表明他耿直爽快的个性。

有璋的战斗作风也早有定论，那就是机敏果断，坚决勇猛，这是从他对敌斗争的观念特强而来的，常常哪里枪声最密他就在那里；哪里情况最紧急他就在那里，哪里最需要人指挥他就在那里。大家信服他，有时他虽态度过分严厉也就原谅了他，脾气发过，相处依旧，毫无芥蒂。这也是他能把部队带好和常打胜仗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还有政治工作等）。抗日战争时期他转战浦东、浙东，历任支队领导，参加各种重大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他力所能及的可贵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的领导，又参

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成了全军打阻击战的优秀团指挥员。打阻击战是十分艰苦和壮烈的。这是智与勇的较量，生与死的搏斗，而有璋率领无畏的战士每阻必成，每击必胜，积极支持了兄弟部队夺取战役的全胜 即使以一团阻击敌人机械化师也是如此。为此 常得司令部通令嘉奖 英名四传。

粗粗一看，有璋好像有些粗犷冷漠，但实际上他却是心细如发 热情似火。当他率部初来龙山 我们去探察时 双方处境都很尴尬。他们是挂着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番号，当时反共高潮屡起，皖南事变刚过，我们处处小心，防备他们是否会玩弄什么手法；我们则是国民党区署指导员，一般人都认为指导员多是有政治背景的。因此，双方都十分警惕。我从观察中似觉林大队长要比蔡教官（群帆 好说话 就专向林“进攻”结果大失所望，一无所得 他对执行党的隐蔽方针既坚决又警觉 说的都是“台面上”的话 无懈可击。幸得后来乘部队“野外演习”采取“突然袭击”的走访方式 拿到《识字课本》 加上其他方面的观察和了解 才最后肯定部队性质，接上了关系。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好战友。谈起前事，大家不禁都笑起来。有璋说：“你们也够厉害的 我们也多方刺探 你们滴水不漏 我们也猜不透 我们两人（指与蔡群帆）曾议论过几次 从你们谈吐和穿着举动中感到与国民党特务不一样，但总吃不准。”随后一件意外事件又使我们对蔡、林两同志产生了更深刻亲切的感情。镇海甬江之南有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中队”面目红了 敌伪顽都要“吃掉他”无法存身 渡江北来 欲与“五支四大”会合 特委指令我们迅速办好此事。戚监视国民党警察部队 我横跨镇、慈、姚三县找到“四大”确定“晚间行动”又仔细研究行军路线、会合地点、口令、路上遇敌时应变方法等。群帆反复叮嘱要保证绝对安全成功。临行有璋又特别告知避开大路，拣国民党不知道的小路，不怕难走，以防中伏，他让精锐中队在会合地附近接应。于是我又越过

三县交界地往回走 连夜带‘独中’走被破坏的汽车路 涉过几道河流顺利完成会合。两个饱经险恶战斗环境的兄弟中队相聚在一起，涕泪交流 感人极深。以后又由蔡、林设计 晚间以“假缴枪”形式，朝天乱打一阵枪 表示‘独中’被我军‘吃掉了’。骗过国民党 成立新中队。这次会合没有露出破绽，全靠周密计划的结果。

战斗友谊是在战斗中产生的，这种友谊比任何其他友谊更可贵更难磨灭。1945年8月，日寇投降 九十月后 我军北撤 此后，我被留在苏北华中局另有任务，有璋同志去山东。从此，战场相隔，战斗频繁，我们就难通音讯了，但战斗友谊始终未忘。1949年上海解放后 我在上海工作 不时打听有璋下落 戚铭渠告诉我：“林有璋已于1947年7月率部渡河时被国民党飞机扫射中弹牺牲。”我骤闻噩耗 事出意外 怅然若失。戚与我和有璋的友谊是相同的，两人相对久久不语，一股连续不断的悲怆之念喷涌而起！回家之后，浓浓的回忆和深深的悼念盘旋脑海数日不绝，我拿起笔来写下下面的诗：

噩耗传来惊且伤，连宵有梦到沙场。
硝烟未灭英雄志，疆土长留志士芳。
骨殒异乡豪气在，魂归故里功名扬。
生为革命死为党，一座丰碑立八方。

执戈人在执戈中，马革埋尸鬼也雄。
骸是金钢能作战，躯如山岳化成虹。
忠诚肝胆辉干部，刚直胸襟对长空。
战友有君堪自傲，以诗当哭吊江东。

又过了若干年，林有用来看我，自然就谈起了其兄有璋的事，他正搜集哥哥的事迹，准备出一册专辑，并要我写一些东西。我正